劉氏鴻書

第十五卷

世系部六

春秋

齊桓　晉文

戰國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魏曹丕　吳孫權

卷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六

春秋

齊桓公

齊桓公名小白姜太公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早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始爲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立出無知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

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爲齊君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迎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

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
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也且
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
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迎受管仲及
堂阜而脫桎梏桓公厚禮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
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
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郯郯子奔莒初桓公
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
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
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諸侯聞之皆附齊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敬仲來奔齊桓公以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拔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

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公怒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命昭王

不復王其問諸水濱齊師進次於陘楚使屈完來盟齊
師次於召陵公矜屈完以衆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誰敢不服若但以衆則楚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君
亦安能為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
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二十五年夏
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
大輅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
復會諸侯於葵丘公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
者晉侯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
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

夷吾爲晉君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
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
秦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
狄自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
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
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
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
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
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
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狄

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欵以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文公重耳來桓公妻之

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竪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辛巳夜始殮殯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唐叔虞之後獻公子也獻公娶於

買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
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
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
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
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
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
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至狄狄以季隗妻
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
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重耳疑畏不敢入乃迎其

弟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趙衰曰欲非
可倚願從大國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
而後嫁季隗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
焉請待子重耳去過衛衛出於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塊
重耳怒子犯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
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
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
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
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

共公沐而觀其駢脅儔負覊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必得志於諸侯乃饋盤飧寘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君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君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乃送諸秦秦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質秦約爲秦所獲以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嬴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納重耳懷嬴奉匜沃盥重耳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弔重耳且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

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乃送重
耳反晉及河子犯請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圍遂如晉殺懷公於高梁呂
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旣
而公宮果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
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
用以求納之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
請其二子文公以女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使
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
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從亡者介之推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
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與其毋隱而死晉侯
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周襄
王以毋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狐偃曰莫如勤王且
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右師
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退一舍而原降寺人勃鞮對曰
昔趙衰以壺飧徑餒而弗食遂使趙衰爲原大夫初晉
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於是叛楚即晉楚伐宋圍
緡宋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
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
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
且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由是執曹伯
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
去穀使子玉去宋亡言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退三舍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巳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惟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於王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城濮之戰祁瞞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會於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公說復曹伯晉侯使

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
納玉於王爲晉侯乃釋衛侯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
是與秦圍鄭之武夜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君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
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戰國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于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于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髙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于是齊强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于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于

傳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獘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東門於是齊去

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
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
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去莒
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
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
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

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内之約與五百

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楚

楚芉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許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于秦曰國

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于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蘄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郡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二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

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鄗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樂閒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卽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韓

韓先與周同姓其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矦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與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深善之如其策韓王聞之大悅乃

止公仲之行公仲口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

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
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
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
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
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請地
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
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
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

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
故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
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
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
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
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
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乃走晉陽三家圍而
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
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
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洚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巳曰君十

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旣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遁

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

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

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于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於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

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巳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

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

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内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

衛悏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宊武王無子立異毋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僞霸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籍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擊殺會稽守殷通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嬰乃以兵屬梁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

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于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自號武信君救東阿大破秦軍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益輕秦有驕色秦乃悉起兵益章邯夜啣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乃渡河北擊趙楚懷王召宋義計事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義曰不然擊輕挑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使桓楚報命于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命羽乃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兵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而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于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項王因留沛公飲項莊拔劒起舞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得不擊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乃令張良留謝謹奉白璧一雙再拜獻

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爲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于是韓生說羽都關中羽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乃陽尊懷王爲義帝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于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侯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漢十騎遁去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與陳平金以間楚君臣范增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于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成皐項王已破走彭城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上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

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强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决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

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麾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
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
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
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經七十
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
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
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
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

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無愧

于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
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
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
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
戸吾爲若德乃自刭亡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
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一體五人皆封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
城爲發哀泣之而去

魏曹丕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卞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貶爵安鄉侯又改鄄城侯其餘侯王皆寄空名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皆頗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急伺察者甚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

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褒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剪枝榦委權異俗勢同庶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不亟即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行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卞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

伏䰟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𡕒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况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吳孫權

權父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初平三年劉表遣黃祖射殺之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堅𡕒策嗣遂覇江東策𡕒權代之建安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

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
水軍八十萬衆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
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
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秣陵爲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
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江西營權率衆士徃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
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
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兵還

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丕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爲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淚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

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即皇帝位太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

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獻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榮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悦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乃以歡爲晋

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特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曰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罔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咸悅咸願附從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僞請留五日巳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諭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巳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死軍令生死任吾則可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兆永熙元年進拔鄴城爾朱兆

責歡背己歡曰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仇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乃合戰兆大敗奔幷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修修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師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攻破之兆自縊死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洛乃立淸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太

平五年歡卒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隨爾朱榮遷晉陽又以别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旣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悦遂引軍西次平凉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熈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

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凉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與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魏帝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討悅泰遂引兵上隴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會元斌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都長安魏帝閨門無

讀從妹不嫁者二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降梁十六年而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乃還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

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古爲之

後梁蕭詧

蕭詧昭明大子長子昭明卒當爲太孫武帝不立以爲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救于魏請爲附庸魏封爲梁王梁武殂命之襲位詧固辭越三年引魏兵伐江陵克之乃徙詧江陵使之稱帝地僅三百里以兵守之八年傳子巋並以基平都三州三十一年傳子琮踰年朝隋隋廢之爲莒公

第十六卷

世系部 七

僭僞

卷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世系部七

僣僞

漢劉淵

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父也魏武

分其衆爲五部居汾晉間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
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五經傳文孫吳兵法史漢
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
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
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
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絶於衆猨臂善
射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詔與語大悅王濟
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
珧進曰臣觀淵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後恐不
復北渡矣 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

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
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
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淵代之拜北部都尉
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成都王穎鎮鄴表
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
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
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司馬氏骨
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使其黨呼延
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
宣等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閒衆已五萬都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柰何拒之而拯仇敵乎淵曰善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恩結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後主禪爲

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版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國號漢四年淵死子和立

後趙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寧中并州饑亂刺史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賣茌平人爲奴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逯明等爲羣盜卒歸劉淵淵死聰授勒征東大將

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為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攻襄陽陷江西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准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决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琨甚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移難為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造舟欲攻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
疫死者大半張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
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
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
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
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
錙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
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計是也擢爲右長史號曰右
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
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問計張賓曰聞冰船盡

在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冰可擒也勒從之遂長驅至鄴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善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張賓孔萇又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可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

意直衝末柸必震惶討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播
散擒末柸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
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
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就六眷遣質求和
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募兵滅期將襲王浚而懼
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
意今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
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幽州饑
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强兵宜應機電發劉
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

琨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然於是輕騎襲幽州
封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
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設伏自輕騎與澹
戰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
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
趙王并降匹磾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
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
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
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脩好兗豫之
間稍得休息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

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又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尅上邽執太子熙以下皆殺之進尅集木且羌於河西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即皇帝位晉荆州陶侃使使來聘勒以咸和七年死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前燕慕容廆

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人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

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擊廆廆遣皝攻之乘勝拔其國城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

佩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於汲城遣使獻捷於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於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於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柰何輕用其死乎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採路絶乃降恪至是徙都鄴晉秦

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燕以燕兵大盛即引還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暐爲苻堅所滅

後燕慕容垂

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慕容儁即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於苻堅堅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

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
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
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
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
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乃以兵屬堅堅至澠
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
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在鄴會
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三千
為垂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
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

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誅氏兵衆至三萬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為太子以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死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

書蘭汗誘而弑之

秦符堅

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符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强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洛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嗣位殘虐無度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以符融爲征南將軍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

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
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
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內斷於心矣
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
策堅作色曰汝復如此乎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
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
今傾國而去恐有風塵之變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
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沙門道安
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及太子宏俱苦諫之堅弗聽
於時獨慕容垂以為可伐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凉州之兵達於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刺史謝玄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軍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夜襲梁成壘斬成等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望其部陣整齊將士精鋭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勍敵也憮然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

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
遂退制之不止融馬倒被殺遂大敗死者相枕堅
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
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邪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
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
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未及關
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幷求拜墓權翼固諫以爲不可
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
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
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皇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即卒衆登城入據長安堅走爲姚萇所執縊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後秦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揚虛侯馬武所敗徙

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征西將軍助魏將拒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德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
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
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
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灄頭拜奮武
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既廢弘自立弋仲稱
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柰何把臂受託而
反奪之乎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
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虎甚重之朝之
大議靡不參决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臣左尉虎

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營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
爾爲禁衛逼脅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
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
也虎末年讁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滎陽遂東掠陳留諸
郡虎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輕騎至鄴乃求見虎
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
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畧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
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誚之
曰兒死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
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

所立兒小若不瘥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積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爲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以征西功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灄頭擁衆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率衆攻閔次於混橋隂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祇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祇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

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於慕容儁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於長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祗爲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謂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

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
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爲不義
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爲使持節六夷
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
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爲
符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萇僭位追謚
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成李特

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邑西宕渠賨氏即廩
君之苗裔昔邑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

山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廩君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衆皆歎服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爲廩君唯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廩君死魂魄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爲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民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卓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鬼道
教百姓賨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
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
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剋漢中特祖父虎與
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
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
獵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驤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
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
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
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

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大
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
才耶同移者閻彧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
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
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
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
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
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永康元年
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廞據成都叛
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

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卒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恃廞勢聚衆專爲刼盜蜀民患之益州刺史耿滕數密表流民剛剽客主不能相制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特遂刼而殺之并殺傳詔者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驤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饒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說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李庠握彊兵非我族類其必倒戈授人願將軍圖之會李庠在門請見廞大悅引見之以庠大逆不道遂棄市其兄子弘宗族三十餘人皆見殺時特與流皆將兵在外廞慮其為變遣人撫慰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安慰衆心併以庠喪還特其夜特流徹衆歸綿竹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夜斬關出奔文武盡散廞獨與妻

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入成都縱
兵掠殺遣詣洛陽陳廞罪過願往征之惠帝詔拜羅尚
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王敦辛冉
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
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初勅下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
令所在召還特兄弟累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
許之流民皆感特兄弟恃之多相率歸特乃大結營於
綿州以處流民旬月之間衆至數萬於是六郡流民推
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
閻或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

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
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
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
竇融在河西故事特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
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
悅爲之謡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尚頻爲特所敗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
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
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
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

叙之建初元年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稱帝改元國號曰成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偽請特降

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𢿱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啓信𢿱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蹇碩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宫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

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魏李密

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也密隨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

感反客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乗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從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决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陜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紿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躡至我何以共完乎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者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

遠考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泣下太守趙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於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又逆隋越王侗軍劉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

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楊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皐拒東

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温大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愼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乇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密引渡洛抗世充大小六十餘戰皆捷獨世充得脫又執東都留守韋津而還三月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於洛陽先是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

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
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蹂狼
扈賈潤甫諫曰人為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
國本而厲取不節斂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
與成功乎不聽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
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皆
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
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
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真守洛口倉以城降世
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即師衆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

唐

後蜀孟知祥孟昶

知祥邢州人唐明宗壻初仕莊宗爲教練使郭崇韜之代蜀以知祥薦故蜀平用以爲節度時董璋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置營兵至七萬人以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璋上表拒命遣石敬塘討之不克逐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及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兩川將吏還鎮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擊敗之殺璋併其地請自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爲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

疾踰年增劇立子仁贊爲太子死以位授之遂更名昶至漢隱帝時以僧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周世宗二年謀取秦鳳遣王景伐蜀敗其將趙季札併階成州取之昶因遣使如唐及北漢欲合從以制周不果復致書通好周主不荅宋興以臘書約北漢侵宋時宋主久欲伐蜀得書曰師與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禦之戰於三泉保正被獲昭遠崇韜遁還進至成都昶面縛詣軍前執以歸賜爵秦國公

吳越王錢鏐

鏐臨安人曹師雄寇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兵馬使

說昌叛高駢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為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使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浙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二十年更吳王吳興以為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唐興上表求玉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代唐命仍其父爵元瓘慎選舉薄稅斂以兄元璙不立事之甚恭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君吾知恭順而已友愛彌篤晉興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佐六年取福州是年卒以位授

弟弘倧立二年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俶遷倧於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助討南唐頗著勞績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拔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土上表乞解兵柄求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王是年卒